



边看边聊

滇云客者,云南的旅人也。当年,我的恩师、云南军旅的老前辈冯牧先生曾有一闲章,上镌“曾为七载滇云客”。这个闲章引起我羡慕和联想,于是也紧随其后刻一闲章“曾为十载滇云客”,因为与冯牧(我们都称之为冯部长)相比,我比他多了三年,他在云南军旅七年,我在云南军旅十年,我们对云南边疆的山山水水、少数民族、军旅生活都有自己特殊的关注点和浓浓的感情,所以我经常戏称冯牧先生为“滇军总司令”,这里的“滇军”实际上是曾经驻防云南的二野的两支野战军的总称,一为十三军,二为十四军,我是十四军四〇师的一员。大概是在我从军的半年前吧,云南和其他兄弟军区的驻军调防,十四军离开了驻扎数十年的滇西,军部从大理迁到了滇南的开远,十三军则从云南开远迁到了重庆,而重庆原来的驻军是四野的五十四军,他们接防了我们在滇西的防区,而我所在的四〇师的师部在临沧,被五十四军的一支劲

旅接防。所以在我从军的新兵岁月中,老兵口中言必称临沧,连长和排长很多的家属都是临沧本地的姑娘们,因此临沧、开远、大理和我们驻防的宜良成为我十年军旅非常重要的地标符号。

话题说到了喝米线。

曾为十载滇云客

高洪波

米线是云南的特产,两广把米线称为米粉,贵州也叫米粉,唯独云南把它更加艺术化、形象化,称之为米线。米线、米粉这些应该是北方民族向南方迁徙之后产生的一种食品,这只是我个人的揣度,因为北方民族是以小麦磨成的面粉为主食,唯独米粉、米线、米干等是以稻米为前缀的食品。其实对于南方人来说,最适合入口消化的是米饭,这就是稻米文化和黍米文化非常重要的区别,但是一旦磨成粉之后,就很容易合而为一了,米线正是这种南北混合之后的特殊食品。

云南米线最有名的应该是小锅米线和过桥米线。云南的过桥米线赫赫有名,因为配属它的还有云南另一样美食的器皿——汽锅。汽锅基本成分

紫紫砂锅,但是锅底有孔,直通上面,所以云南的三七汽锅鸡赫赫有名,因为它的鸡汤不需要添加水,一切要靠水蒸气的水珠凝结滴落而成,所以制作云南汽锅鸡必须时间的消磨,或者说大费功夫。一锅汽锅鸡做下来,水咕嘟

咕嘟地开着,蒸汽热气腾腾地上升着、凝结着,转化为水珠,没有五六个小时,这云南名菜汽锅鸡断然无法现身,无法让食客得以满足最大的口腹之欲。

汽锅鸡之外应该就是过桥米线了。过桥米线源于中国的科举文化,源于一个穷酸文人的贤惠妻子对丈夫的关爱,但是它的主要原料除了鸡肉、菜蔬、肉片、各种菌子之外,米线是最主要的。吃过桥米线的时候对刚到云南的人有很多调侃性的唏嘘,我记得曾经被人说过,什么叫过桥米线?就是你吃的时候要把它吸进嘴里,再从鼻腔里咳嗽出来,然后以筷子夹之涮汤而食。这简直是恶搞、恶作剧,太过分了!可见过桥米线对没有到过云南的食客是多么大的一种挑战性的进餐啊!

小锅米线则简单得多。灶上有若干灶眼,每个灶眼上一口小锅,小锅里放好云南诸多调料,以酸腌菜为主,然后是土猪肉做成的肉末帽子,米线放进去,稍事翻滚便倾倒在碗里,一锅、一碗、一人、一食。小锅米线简单易行,味道奇佳,所以如果让我在云南米线中选择

哪一样为自己的首选,我肯定不选手续繁复的过桥米线,而是简单美味的小锅米线。有时我们在军营为了吃一顿两角五分的小锅米线,不惜利用一个星期天的假日,行走或者乘车十几公里到县城吃一碗宜良的小锅米线,然后开开心心地回到自己的军营,觉得这一天美极了!

米线吃起来口滑,很像北方的猪肉酸菜粉,但它确实是米的材质、米的结构,是米构成了它的主要成分,所以米线可以代替主食。南方的战友们吃米线可以饱,但是他们吃馒头觉得永远不饱,这是很奇怪的一种味蕾的记忆,正像我的浙江女婿,我们年夜饭吃了一顿饺子之后,他必须要申请一碗米饭,因为他觉得水饺不是正餐,拥有一碗米饭才符合一个南方孩子的味蕾记忆。

云南的米线为什么要用“喝”?就是因为它入口顺滑,云南的土著们把吃米线简称为“喝米线”,一个“喝”字显示出云南土著对米线这道美食的奇特的宠爱情。

存在决定意识,人对美食的定论其实是不定的。典型的例子是朱元璋垂涎三尺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这在侯宝林的相声中特别有名,因为朱元璋落难时饥饿中的味道香甜可口,一旦登上皇位再吃,那滋味却永远地消逝了。一碗菠菜豆腐尚且有如此的变异,何况别的食品呢。我想起军营中除了喝米线之外,还有一种美味农家饭——煎洋芋。

煎洋芋是云南土话,通俗的说法就是煎土豆。那时我们一个连队驻扎在

居家日多,咸淡生事,无非“公要馄饨婆要面”。三口之家,往往争取孩子站己一边,输者赌气“睡书房去”,互怼后总要几天缓解期,其实都是为难自己。殊不知“三人行,则损一人”是个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呢。《周易·损卦》说:“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意曰:三人同行,必有一人因看法不一,而被其他二人孤立。所以三口之家总会冷落一人。

海派男人都有一套装束本事,私下交流是“一门艺术”,绝非阿Q精神。比如太太坐副驾座,你开高德地图,她还要开百度地图,便喋喋不休地指挥,弄得你无所适从,结果吃了抄报还绕路。有位高手告诉我说:“老婆坐副驾,她的亢奋参与,恰是实现管控指挥的愿望,证明她精神愉悦。不妨任她嗨,你自管自开。只要到家了,哪还有对错呢?”呵呵呵,我赞同,这或是一种“形而上”的姿态。

有个小同事抱怨,先生每天送自己上班,包下家务,但新娘子有闺蜜聚会,单位应酬,他必定问个不休;这还不算,每次聚会回家,还要她书面写下“爱你一辈子”。女生不堪其烦,“海枯石烂白头到老”,只能用未来证明。于是小伉俪互拧得经常不能安生。

我不厚道地笑了:悠悠万事,形式和内容是分开的。他要形式,你就按他需求去写。如果你今晚都过不下去,何来未来?

女生愿意一试,按照新郎的要求,果然度过了男主的这段敏感期,现已有了二孩。君不见,黄山栈道的铁索上,扣了

层层叠叠同心锁,但有用吗?任何山盟海誓的仪式感,都逃不过“囚徒法则”。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智者的目标不是追求幸福,而是尽可能地避免不幸。”

心理学有个铁律:说对方错,就是自己的错。任何想改造对方、驾驭对方的企图,无一得逞。有次心理学团建,我得了个有价值的例子:丈夫是从小做事谨慎规矩的人,他对妻子说,你是好女人,每天挤完牙膏,都要整理如初。而太太太太大大咧咧,随便一挤一扔三天两头忘了。

这件事成了先生抱怨一辈子的话题。其实“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决定命运,既然不能改变对方,只能改变自己。因为没有谁能像自己一样了解自己,主宰自己。能放过别人,更是放过自己。

前日,我正有神思赶写个随笔,内子却催我跳足泡脚汤。“宝宝不愿意啊!”但突然想到“形而上”的概念,于是有心实验一把,表示遵命。半小时过去,伊说:“适意味,我哪件事害过你?”我早想好了台词:“嘛,从脚底下暖起来了,一股暖意直通任督二脉。”又补了一句:“一股暖流涌上头顶心,心里也暖洋洋的。”这下她晓得我在逗她了。彼此一笑。

古贤陈继儒在《小窗幽记》说:“从极迷处识迷,则到处醒;将难放怀一放,则万境宽。”现代有句歌词写得更直接:“放下对错才是答案。”这恰恰是形而上的精髓乎?

形而上乎

辛旭光

说退休

圣刚

每个工作的人都会退休,早点晚点的事。我今年67岁,在国外还工作着。

我们这里规定,无论男女,到了65岁可以全额领取退休金。62岁也可领取,但只得75%的退休金,且无医疗保险。等到65岁,得全额,再加医疗保险。至于何时退休,没有法定年限,只要劳资双方没有异议,雇佣关系可一直持续下去。迄今为止,我上班的公司还希望留我。

退休意味着收入锐减,100%的退休金,也只是原先工资的一小部分。然而,退休对人更大的冲击,是日常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

上班期间,你与人接触着,与主管、同事、助手,经常开会、电话,联系不断;客户也以电话、邮件、见面追着你,使你有一种被社会需要的存在感。有时候工作特忙,但随之相伴的这种存在感,倒也使人感觉不坏。工作间隙或茶余饭后,与同事们的聊天,更是有趣。

但退休之后,这样的接触没了,这样的聊天少了,自然会有失落感。正是为了不让这种失落感来得晚一点,我工作至今。当然,我也会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退休时间,不会和自然抗衡。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小记钱绍武先生

徐华泉

和钱绍武先生相识于“炎黄之旅”行程。他应该是仰望云霓的大师级的雅士。他的精彩之处是每天晚上在宾馆“开课”,他说佛道之异同,晋唐书体之流变,宋明文画之逸趣,真是浩瀚无际,史家独唱。其实那是闲聊,却无人敢置喙。我不知道钱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开的什么课,艺术史?佛教史?抑或雕塑的最后一步,也是写实大家,以雕塑家、油画家立名,而竟以如此的博雅为背景,实在是绚烂。

在晋祠,我才识得雕塑从佛相庄严向俗世红尘的普度。但普度的人心则异。我们在长治唐代的森森寺庙痛悉,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贫穷守庙人为了五元钱,和文物大盗联动,锯下九尊佛首,还好幸运追回,守庙人亦判重罪。钱先生看着无首的佛半晌不语,离庙时,答应修复唐佛,不提一个钱字。

钱先生当是有自己面目的艺术家了。他的《铁肩担道义》雕塑是得全国美术金奖的作品,是绝不虚饰的。他的奇思在于拉宽两肩,简约神色,大钊诗情喷涌而至。他的油画作品我没有欣赏过,据比利时画家陆惟华盛赞的神情该是绝佳的了。惟华先生展我钱先生的书法,又是绝佳的了。

“炎黄之旅”最燃情之高潮是绍武先生在山西宾馆开笔,达人咸集,鸿儒毕至,锋飞鲲鹏,墨燃青山。一个人有如此多的绝佳,如张桂铭先生所言,那要有多少天赋啊!后来,惟华先生去京为我要了一幅钱先生的书法,汉简的味道,是李贺的《致酒行》“家人折断门前柳”。那是思念之情啊。我无以回报,正值雪玑在京采访,占祥先生送了一罐好茶,我说,你转送给钱先生吧。雪玑说好的。却得绍武先生埋怨。

我后来习书法的时候,突然想我这拜钱先生为师,弄个闲章“绍武弟子”,不知钱先生应否?我的字也自成面目的哦,不辱绍武先生,雪玑笑言纺锤体,只是我和钱先生好久没有音讯了,后来,他却猝然离世。

当嘉德几千万元亿元拍卖艺术品的时候,我以为真正的无价之宝是人类最杰出的创意思维,如毕加索的立体派,如火星的星空飞船。

健康



戏水 (摄影) 沈继章

左颺教授是全国著名英语专家,在翻译、文化、语言学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获得过多项国家级奖励及荣誉称号,如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育人”先进个人等。他的英语发音纯正、音色优美、舒缓流畅,令人赏心悦目。一位外国教授曾直言:“他是我见过的讲英语最好的东方人。”

这样的名家大家,我居然有缘相识了,而且是在篮球场。他在场上展示的活力、乐观,好多年轻人都自叹弗如:他投篮太准了!我目测,在空位无人防守情况下,中距离投篮命中率基本百发百中,至少稳定在80%。很多小伙子开始一般不会太“关照”他,在他投篮时基本上不会逼得太紧,结果就是“刷刷刷”连续中的,杀人于无形,瞬间解决战斗。这样一来,大家发现这位老先生非同小可,便开始加

强防守。此时,教授就会招呼同伴挡拆,给他腾出空位,然后一如既往一剑穿心,真是杀人诛心,让对手望球兴叹,深感绝望。

我在发现他这一看家本领后,就经常选择跟他一边;然后,我要做的事就变得简单至极:给他传球,看球入网。而跟他一边的其他年轻人,拿球后往往更喜

欢单打突破,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古训忘得一干二净,常常忽略了教授一剑封喉的绝技。

跟左颺教授打篮球的经历,我印象最深的有三点:

一是快乐型篮球。一方面,我们打球时经常大呼小叫,既是激励自己,也是借机干扰对手,大喝声欢呼声不绝于耳,煞是热闹。特别是我们赢球后,更是击

掌相庆,甚至激情拥抱。用他的话说,我们赢球当然开心,也真心为他们赢球开心,因为我们打篮球主要是健身,主要为快乐。

二是交流型篮球。左颺教授打篮球时喜欢在休息间隙跟小伙伴们聊聊天,互相交流交流。据我观察,他通过在篮球场的这些交流,掌握了

不少大学生的

学习状态、心理动态等诸多信息,在他教学中都有所应用。

三是引导型篮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跟教授的交流逐渐多起来了,似乎隐约有点师生关系的味道,同时就好像有点忘年交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发现我对英语有兴趣,他就经常在比赛间歇时跟我交流翻译问题,没想到篮球场也成了我学习提高的地方。

记得有一回,我们在场边讨论几句英文的翻译,最后一致同意其中部分语句应该翻译为:生命和寿命,谋生和人生……我当时感觉跟全国顶级专家这样的交流,真是一种人生幸福,更是难得的学习机遇。

如果从2000年跟左颺教授打篮球算起,到几年前他正式金盆洗手退出篮坛,我们有近20年的篮球交往。

由于年龄、身体的原因,左颺教授不得不终止篮球生涯,有点可惜。不过细细一想,这就是真实的人生:有开始就有结束。顺其自然,坦然接受,心态平和,而这其实是他的贯作风——胜固欣然败亦喜,这是我跟他打篮球学到的人生道理。

和左颺教授一起打篮球,我收获的绝不仅仅是健康和快乐。

和左颺教授一起打篮球,我收获的绝不仅仅是健康和快乐。

和左颺教授一起打篮球,我收获的绝不仅仅是健康和快乐。

和左颺教授一起打篮球,我收获的绝不仅仅是健康和快乐。

七夕会